

凤凰木

投稿邮箱
hxdbfhm@163.com

煮一壶春光

●高低

“春风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”袁枚这句诗，我是在祖母的茶桌边读懂的。

那年清明，祖母搬出豁口的紫砂壶。“这壶比你父亲还大，”她摩挲着壶盖上的裂痕，“你太爷爷逃荒时揣在怀里，从宜兴走到皖南，碎了三瓣，铜钉铜好，反倒更结实。”三枚黄铜铜钉像眯缝的眼，在壶身上打量岁月。

祖母煮茶用白泥风炉，燃橄榄炭。“电火是死的，炭火是活的。炭火会呼吸，茶汤才有魂。”水从后院井里新汲，井台边梨花开得正疯，风一过，便往水里落。水沸时“蟹眼”“鱼眼”次第泛起，咕嘟如春溪解冻。祖母提壶高冲，水流划出弧线，激起细密白沫。

茶是明前毛峰，祖母只取三克。“茶多一分则苦，水少一分则涩，凡事过犹不及。”后来读《中庸》，才知这是圣人之言，却被不识字的她，在烟熏火燎里践行了一辈子。茶汤入口，先苦后甘。

梨花瓣落在风炉上，嗤的一声化青烟。祖母忽然说：“你太爷爷铜壶时说过——东西坏了，修修还能用；人心坏了，就难办了。”那些裂痕与修补，像地图上的河流，记录着从宜兴到皖南的旅程。

去年清明，我回老家。风炉已碎，我学祖母用电水壶煮毛峰。水沸时刺耳尖叫，茶汤澄澈却寡淡。想起祖母说：“煮茶就是煮光阴。急火煮不出好茶汤，就像急行路的人，看不见春光。”走到后院，老梨树还在。梨花开得依然很疯，落在当年风炉的位置。

如今才懂，祖母煮的是春光易逝，是修补的智慧。那只豁口的紫砂壶，那些铜钉，那些落在井台的梨花，都是她留给我的密码。

风又起，梨花瓣落满肩头。我取出老紫砂壶，三枚铜铜钉在夕阳下泛幽光，仿佛说：裂痕不是终点，修补才是故事的开始。

水沸，提壶高冲。看水流划弧线，看茶沫泛起如梨花，看阳光在茶汤里碎成金箔。原来春光从未离去。它只是躲进壶底，等着愿意慢下来的人，重新煮沸。

清明落雨忆旧游

——怀念王珊教授
●林莹

清明又至，雨丝细细密密地落下来，像是天地间扯不断的弦。

我翻出十年前那两本田野笔记，纸页已经有了卷角，字迹却依然清晰。泉州老街的巷弄、南音社里斑驳的墙壁、老艺人的唱腔……这些零散的记录，像一盘散落的珠子，曾经让我茫然无措。直到遇见你——王珊教授。

十年前，我对南音一窍不通，甚至都不会说闽南话，只是出于帮助下学生记者申请大创项目的简单想法，凭着一股热情，带着学生钻进泉州做调研。两个年轻人，两本厚厚的本子，记录了满满当当的访谈，却不知这些材料该如何安放。

后来经宣传同行指点，我冒昧地给您写了邮件。您是海内外公认的学科带头人，是南音研究的大家，说实话，邮件发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。然而您的回复来得那样快、那样热情。您说：“年轻人愿意做南音的田野调查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！”您逐条解答我的困惑，指出材料的价值所在，甚至主动提出要帮忙指导我们那简陋的申报书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您多次通过电话和邮件指导我们，语气总是那样恳切、那样认真，仿佛我们不是萍水相逢的求助者，而是您亲自带的研究生。您肯定我们的调研扎实，觉得申请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可惜，鼓励我们申报省级课题。您说：“南音的传承，需要更多年轻人参与，你们的这份热情，比什么都珍贵。”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在您心中，南音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，而是活着的、呼吸着的文化生命。您愿意为每一颗愿意靠近它的心，点亮一盏灯。

后来，项目成功申报了省级课题，我的学生也因为这段经历，最终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她常说，是王老师为她推开了一扇门。

可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当面感谢您，还没来得及亲口告诉您，您种下的那颗种子，已经生根发芽——您就走了。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总以为还有机会。可有些人，一转身，就是一辈子。

现在，学生常常还会给我发南音的视频。声音苍古而清越，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。我看到台下坐着的年轻面孔，那一双双眼睛里，有光。我知道，您一定在某个地方听着。每一个聆听南音的人，每一个因为您而走近南音的后学，都是您生命的延续。就像这清明的雨，落进土里，草木就发了芽；落进弦里，曲子就活了。您教过的那些年轻人，正一个接一个地把南音传下去。

故乡的清明

●陈祖灏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杜牧这句诗，道尽千年烟雨清明的绵长哀思。清明从不只是节气，更是中国人刻在心底的仪式，是思念与乡愁最温柔的安放。

于我而言，清明是莆仙传承千年的民俗佳节。家家户户蒸制清明龟，艾草与糯米相融，龟形印纹清晰，寓意福泽绵长。族人结伴上山祭扫，除草培土，压纸焚香，祭拜先祖。礼毕折青枝插于门楣，祈家道兴旺。这一套仪式，是敬祖尽孝的传承，是血脉里的根脉。

母亲在世时，清明总被温情包裹。天未亮，她便备好祭品，牵着我上山。山路湿滑，她手心温暖，温声叮嘱礼数，教我认祖归宗、饮水思源。烟火袅袅，叮咛声声，传统在言传身教中代代延续。那时我不懂，只觉清明热闹，有母亲在，便心安。

母亲走后，我独自循着旧俗祭扫。少了叮咛，多了沉思，才明白仪式从不是繁文缛节。清明不再只是热闹，而是与故人对话，与过往相逢，在静默中读懂亲情与责任。

故乡清明渐吹文明新风。母亲生前好友阿婆，不再烧纸钱，只捧一束白菊：“你阿母生前爱花，烧那些她收不到。”我深受触动。

清风拂岗，春草染坡。我立于母亲坟前，摆上清茶与白菊，以安静干净的方式寄寓思念。烟火虽减，敬意不减；形式虽简，牵挂不减。

岁岁清明，烟雨依旧。远去的人们并未真正离开，他们活在习俗里，活在祭奠中，活在故土的一草一木间。母亲曾是我生命的陆地，如今化作海，我便是岸。清明的乡愁，是汪洋之上永不消散的潮声，岁岁年年，回响心间。

一滴清明

●叶建穗

这么大的一滴清明
滴在了脸
比冰还冷

大多数滴在均溪河了
归于均溪河的，至少有一半
伴水的清明
带着水的灵性

另一半，滴在均溪河畔
那些，被目光打弯的清明
和那些低下来的草
交给了一座春山

往往，每年到了清明
草，都要被暖阳晒过一遍
春山，也要欢笑一次

清明忆祖父

●鐳耳

风掠过枝头，裹着新抽的草木清香，也裹着几分化不开的思念。和友人闲话家常，聊起家中健在的老人，忽然想起了离开我多年的爷爷。那些藏在烟火岁月里的温柔往事，在这一刻轻轻翻涌，温暖又心酸。

爷爷生于1928年腊月初八，土生土长的庄稼人，是1950年入党的老党员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作为第一批下放知青扎根乡间，当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，勤勤恳恳、本本分分。

小时候，爷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农忙时节，父母白天下地干活，负责照看我们姐弟的担子就落在了爷爷身上。他每日生火做饭，守着我们玩耍，从早忙到晚，却从不说累。

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，院里的角角落落，总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秋扫落叶冬扫雪，他用扫帚划过地面的声响，是我童年最安稳的晨曲。

我最念的，是爷爷教我写字的时光。爷爷没上过正经学堂，写过的所有字都是入党后自学的，他对笔画结构格外较真。靠着爷爷教的一手字，我在学校里备受夸赞，小小的骄傲藏在心底，也藏着对爷爷的崇拜。

上了高中，我开始住校，和爷爷见面的次数渐渐少了。后来我远赴南方读大学，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，与爷爷相聚的时光，更是屈指可数。大二那年暑假返校前，爷爷悄悄把我拉到一边，从贴身的布袋子里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千元钱，轻声叮嘱我：“拿去买部手机，离家远，常给家里打电话，别让爸妈惦记，在外照顾好自己。”我知道，那是他帮人看家护院、省吃俭用攒下的辛苦钱，亲人给的零用，他一分不舍得花，全都悄悄留给了我们这些晚辈。

2016年的那个春天，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，没能陪他走完最后一程，这份遗憾，成了心底永远的疤。十年已过，成为一名老师的我，站在讲台上教学生读书识字，总想起小时候爷爷教我写字的模样。

爷爷走了，可他从未真正离开。他教我的字，写进了我每一篇文字里；他传递给我的本分与善良，融进了我的骨血里；他藏在时光里的疼爱，化作了前行的底气，伴我走过岁岁年年，从未消散。